

时逢佳节唱公社

SHIFENG JIA JIE CHANG GUNGSHE



說演彈唱 叢書

11

吉林人民出版社

說演彈唱叢書 11

時逢佳節唱公社

(曲藝集)

吉林省羣衆藝術館 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0·長春

715.1 5
806
389057
內 容 簡 介

這本書里有六个曲艺段子：

“三接班”和“造焊条”是反映工人們为超額完成国家計划而忘我劳动和大胆革新創造的共产主义风格；“老石匠下乡”、“时逢佳节唱公社”写人民公社化后农村的新气象；“智取南充”和“千里相逢”表現解放軍和志愿軍爱祖国、爱和平，英勇善战的英雄品質。

說演彈唱叢書 11

时逢佳节唱公社

吉林省群众艺术館 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1/2 字数：34,000 印数：2,001—8,000册

1959年1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2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I0091·356

定价(5)：0.13元

目 次

三接班（大鼓）	云 平（ 1 ）
造焊条（大鼓）	葉景春（ 5 ）
老石匠下乡（唱詞）	侯树槐（ 12 ）
时逢佳节唱公社（三人轉）	朱光斗 等（ 19 ）
千里相逢（大鼓）	李靖之（ 25 ）
智取南充（評書）	王 珏（ 36 ）

三 接 班 (大鼓)

云 平

八中全会決議到处传，
六亿人民喜地又欢天。
反透右傾鼓足干劲，
你追我赶个个爭先，
惊人的奇迹唱不尽，
先唱一回三接班。
机械厂有位焊工馬文覚，
他身强体壮正在青年。
人送外号“馬三快”，
走起路来飞一般；
吃飯算是第二快，
端起飯碗三扒两咽就吃完。
睡起覚来第三快，
睡半夜就算亮了天。
自从厂党委发出号召：
全年任务保証提前二十天。
馬三快拳头紧握賽鉄蛋，
全身都把力量添。
这三样都快他还嫌慢，

常常是跑步去上班。
往日事情且不表，
单表表十月中旬这一天。
馬三快慌忙吃完饭，
回到宿舍就往被窩鑽，
一觉醒来鐘打十二点，
只見他披起衣服跑个欢，
工地夜景懶观看，
走路如同箭离弦。
暗把自己来埋怨：
是怎么一觉睡了这么老半天！
本打算起床就在十一点，
换下来李师傅好去睡眠。
李师傅昼夜奋战两三日，
今晚上可能没人来接班，
下一班本是张师傅，
他支援別組沒時間。
馬三快刚想要把李师傅喊，
忽发现一个姑娘在身边。
身穿作业服头戴作业帽，
細一看是“假小子”周玉兰。
馬三快更恨自己来的晚，
周玉兰准是搶着来接班。
他盯着姑娘暗轉念，
一股子不高兴藏在心間：
假小子怎能和我真小子比，
李师傅未必信他不信咱！

正是三快胡思念，

周玉兰那旁开了言：

“馬三快这回你可落了后，

俺今夜占了你三快的先！

赶快回去歇着吧，

接班事有我在这你别想沾边儿。”

馬三快开口忙分辯：

“来得早干活未必就占先！

要不信咱俩就比上一比，

决不能輕易讓你來接班！”

二人正在打嘴仗，

李师傅住下活計搭了言：

“今夜晚你俩都是干瞪眼，

誰也接不了我的班！

我前半夜早就安排好，

今夜把全月活計突击完，

何况是这活太大不好焊，

质量要求非常严，

你們俩快回去好好休息，

准备着明天早晨来上班。”

假小子心中怨三快：

你不来哪能有这些麻煩！

三快朝假小子直瞪眼：

“沒有你我順順当当接了班！”

三个人你爭我講难分解，

这时节只見一人手提东西到近前，

原来是支部書記金林万，

夺过来李师傅的焊枪开了言：

“李师傅请把他俩送回去，
你也该休息好好睡眠，
这里的工作交给我，
一定能按你的计划提前完。”

李师傅心想不走也没用，
回过头劝三快又劝玉兰。

三快说啥也不走，
假小子瞪眼也不动弹。

李师傅为难没办法，
金书记这才留下三快和玉兰。
分给了他俩一件活计干，
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

电焊火花光闪闪，
照亮了江水映红了天。
三快和玉兰抬起头来互相一笑，
满心的喜悦藏心间。

造 焊 条 (大鼓)

叶 景 春

唱的是吉林市水秀山青，
寬闊的柏油馬路光又平，
穿过那松江大桥往北走，
跨进了松花江北化工城。
雄伟的烟囱高过山頂，
成片的机械厂房数不清，
自从咱党中央公布总路綫，
滿城里一片跃进沸騰声。
解放思想人人来創造，
工人也登上了科学高峰，
一夜春风花开滿，
涌現出的英雄赛繁星，
百花台上咱表一朵，
說一說共产党员伊兆行。
他爱工厂胜自家一心向党，
十年来沒有曠过工，
他是咱省的先进生产者，
他是咱化工城的紅色标兵，
先进事迹无其数，

单表他敢想敢干制造焊条事一宗。
江北又新建一座合成厂，
年末要生产塑料纖維丙希甯。
伊兆行工作在电焊突击队，
承担着全厂的焊接工程。
个个是摩拳擦掌志气大，
立誓在四季度里全交工。
誰知道工程进行刚一半，
焊条不足眼看要停工。
伊兆行心內不住想办法，
支書的言語盘旋在脑中：
发明創造要大胆，
仔細鑽研，发动群众。
眼看焊条快用完了，
一盒一盒都用空。
老伊往焊条盒上扫一眼，
脸上立刻露笑容，
瞅着那盒上商标小紅字，
口嚷着这回可找着了老先生。
說完拔腿往外跑，
找着了王書記喜在心中。
老伊說：“我們决心把焊条造，
想要到哈尔滨去取‘經’。”
王書記听罢連說好，
当天夜里他就启程。
三天后老伊回来了，
隊員們把他围得不透风。

这个問：伊师傅你討来什么“宝”？

那个說：你千里取来啥样“經”？

老伊忙着打开一卷紙，

眉开眼笑开了声：

“咱討来的是无价宝，
造焊条万事俱备又借来东风。”

大伙儿打开紙卷仔細看，
一字一句看的清。

上写青砖、螢石、高岭土，
这个那个好几宗。

大伙一看都納悶，
十人里就有九个发了蒙。

李师傅在旁生了气，
扭着脸儿直嘟囔：

“老伊他办啥事我都敬佩，
这一次我可从心里不贊成。
赤手空拳想把焊条造，
你說这是取的哪門‘經’！

我看倒象要开药鋪，
純粹是悞事浪費工，
单子里再添上陈皮和甘草，
兴許能治羊癲瘋！”

老伊說：“造焊条就用这些料。”

大伙說：“这药方治咱的病准能行。”

当天就开了动員会，

大伙在决心書上签了名。

各样材料全备好，

焊藥全部都配成。
当时开始来試驗，
大伙忙得象窩蜂。
老伊累得滿头汗，
瞅着烤箱喜盈盈。
王書記在旁看着表，
一个个心里都直嘖騰。
桌上鬧表鈴鈴响，
焊条烤了两点鐘。
老伊他忙着掀起烤箱盖，
乐得他一陣笑出声。
摸起了一根焊条往高举，
忽然脸上失笑容，
藥皮嘩嘩掉滿地，
人們的脸上笑容无影踪。
李师傅在旁說了話：
“我早就知道得白費工。
看花容易綉花难，
造焊条可不象造洋釘！”
老伊他握紧拳头說了話：
“再难也要造成功！”
王書記也說：“老伊說的有道理，
咱們要仔細找找毛病。”
大伙齐說对对对，
怕只怕思想保守干劲松。
老伊說：“可能是焊藥配的不对劲，
咱們来个八仙过海各显能。

每个人都来配一样，
一个一个来試驗行不行。”
大伙听了都说好，
这个招儿行得通。
說完了大家就行动，
試驗了五十多次还是沒成功。
这一天老伊去开会，
会上巧遇关有廷。
他俩在省里开过劳模会，
久別的老友喜相逢。
老关笑着开了口：

“老伊呀！現在你又有了啥发明？”

老伊說：“現在正把焊条造，
試驗了五十多次也沒成。”
老关听了冷丁拉住老伊手：

“我領你去找王魁生。
他原在黑龙江省焊条厂，
是位退休的老技工，
和我二舅住在一个院，
求他帮忙准能成。”
老伊乐得紧握老关手：

“这一来我要把你当救星。”
两个人忙着奔向松江路，
去見那退休工人王魁生。
老关进院就把王师傅喊，
王大娘走出門来把他俩迎。
老关說出了取“經”事，

王大娘嘴里“嘖嘖”好几声：

“他后天才能回家轉，

刚刚上蛟河县去看外甥。”

老伊說：“改日我再来把王师傅請。”

大娘說：“他是有求必答应。”

老伊他焦急等过两天后，

他冒着大雨出了城。

霎时来到松江路，

一进院就見老人門前迎。

还没等老伊开口就先說話：

“我就是退休工人王魁生。

你要問別的我可不大懂，

造焊条是我的老营生。”

头一次見面就象老朋友，

两个人說說唠唠就往工地行。

到工地老人家忙把焊条看，

大家伙在一旁要把意見听。

老人家望着焊药說了話：

“材料配的有毛病，

玻璃水还应该增加一倍，

青砖少放多添錳，

焊条棍应该除淨锈，

省得蘸好起浮层。”

說完了老人亲手配焊药，

果然这次試驗成功。

老人說：“人工制造速度慢，

要設法搞几台机器才能行。”

老伊說：“大伙都有这个愿望，
画图紙这玩艺咱們不通。”
老人說：“沒有图紙不要紧，
机器是啥样我都記得清。”
这一来造焊条困难打破，
保证了焊条大量供应。
大家伙乐的鼓掌笑，
李师傅脸上一陣白来一陣紅。
只見他紧紧攥住老人的手：
“这回可打通了我这‘死不通’，
造焊条咱一定走在前面，
‘死不通’要变成‘老来紅’！”
大伙当下就动手，
修厂房配机器日夜不停工，
二十几天修成一座焊条厂，
年产四百吨还挂零。
从此后白天电焊火光閃，
夜晚里火花一片象繁星。
大伙說：“鼓足干劲爭上游，
再困难的任务咱也能完成！”
老伊說：“工人阶级好象一爐火，
共产党就好象咱的助火风！”

老石匠下乡（唱詞）

侯 树 槐

火紅的太阳出东方，
金光閃閃照山庄。
瓦蓝天空飘白云，
楊柳成行繞山梁。
公社化的农村风光好，
男女老少喜洋洋。
咱不表五谷丰登万民乐，
說一位石匠名叫石信长。
你看他头戴一頂黑毡帽，
穿着一身青衣裳。
右手挂根梨木杖，
工具褡子肩上扛。
別看他年高花白发，
走起道来可硬朗。
观山望景哼小調，
口口唱的石匠强。
每年秋天粮入囤，
銑碾子剗磨好时光。
老石匠直奔刘家寨，

一年沒來它換了新裝。
破爛的土房全不見，
只見排排的紅磚房。
屯東頭不見了小碾道，
屯西頭不見了小磨房。
只見那高高煙囪聳天立，
轟隆隆機輪聲音響耳旁。
老石匠看着看着花了眼，
猛覺得背後有人拉衣裳。
急忙轉身回頭看，
只見一人立身旁。
滿臉皺紋有五十上下，
穿着一身工人裝。
胡子剪得齊又短，
精神抖擻滿臉紅光。
看罷多時認識了，
原來是永豐社磨倌張正剛。
兩個老朋友見了面，
親親熱熱嘮家常。
正剛說：
“一年不見朋友面，
好似十年那麼長。
不知你何處做工作？
今天为啥來到咱山莊？”
石匠說：
“我六十多歲了，沒啥新事干，
還是要我的老本行。